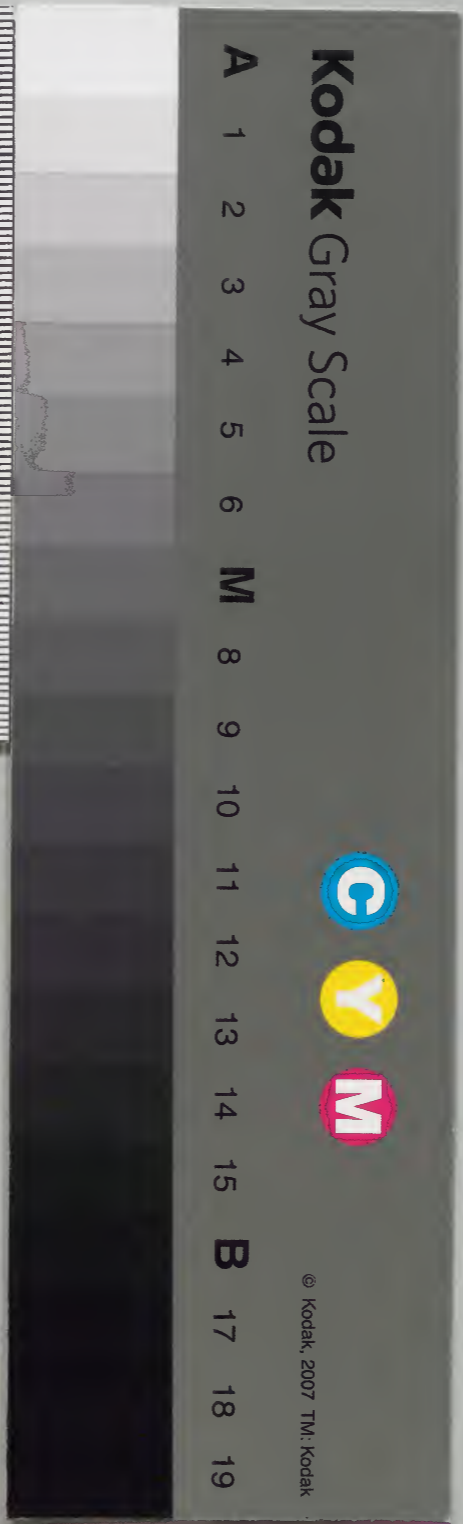


禹貢論

漢書門	
二〇六	三
一三九	函
五八五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〇六	漢
一三五	書
五八五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
冊數	585(178)
函號	369 108



宋程泰之先生著

禹貢論

通志堂藏板

程泰之禹貢圖論序

淺草文庫

宋新安程泰之尚書以該洽直諒見知於孝宗嘗侍
 光宗潛邸講讀及即位以吏部尚書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公老而得謝於家著書立言盡發所蘊今所傳
 演繁露攷古編雅錄諸書辨證古今之譌謬訂正書
 傳之得失多卓然可觀者禹貢論五十二篇亦公所
 著辯江河淮漢濟黑水弱水七大川甚悉凡諸儒舍
 經泥傳註者一一正之又專論河汴二水之患為後
 論八篇又為山川地理圖因禹貢而備論歷代山川
 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為正總為四卷汪端明
 應辰見而歎為不可及淳熙四年公為刑部侍郎因

通志堂



進講黑水陳其素所辯論孝宗嘉賞命進其全書付
祕閣其後公出知泉州同年舶使彭椿年始命教授
陳應行按而刊之圖本三十有一今僅存序說兼有
所缺攷歸熙甫爲跋時圖已不及見況又百餘年乎
夫古今之宇宙疆域大矣自非身所親歷安必其無
譌經所紀皆禹隨山刊木所身歷也後世爲傳註者
乃欲以一己見聞舉而核之誠不能無誤公之爲是
書也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熟復之於一言一字間
有意指可以總括後先者則主以爲據而後采歷世
載籍以證之其用志可謂勤矣雖其謂烏鼠同穴爲
二山亦拘於一隅之見然而弘肆淹雅不詭隨傳註

固經說之傑也嘗攷南宋諸儒稱博洽者凡三人一
爲鄱陽洪景盧邁一爲四明王伯厚應麟其一則公
洪之容齊隨筆博矣而未核王之困學紀聞精且核
矣而援經證史解駁盡致則於公是書見之公復嘗
攷究書之歷代地理爲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
發明篇爲一論周益公稱其挾隱正譌有功學者嗟
乎安得并傳之爲快歟

康熙丁巳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程尚書禹貢論圖敘

禹迹所及周徧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
 置閔大而書法嚴簡絕非一見可以遽解故薦紳先
 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
 曰圖云者為其道理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
 禹貢有圖其已久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
 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輒闕然不滿紹興初肇
 復大學與今泉守程公偕冠而中弟子負俱業書又
 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輒共歎諸儒之說
 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淳
 熙四年程公以侍從講尚書禁中門下省頒行其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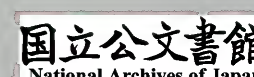
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必襲乃譌其六子聞之有
 會於心而疑其是正之難也已而聞上御講殿問黑
 水甚詳知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具以其所知為書
 以奏上見之大加褒勞詔付秘書省藏以垂後予聞
 諸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見其書也六年出管
 閩舶明年而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來鎮泉南暇日
 論文因請觀之程公欣然出副本相示予取以歸熟
 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於論論
 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
 事為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隸虞夏而原流本
 出此經者則又為後論八篇數千年間州域更革山

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為之宗而後采取歷世載籍
 以為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協乃始皆
 措而其救正前人違誤者亦皆稽案經語而執規矩
 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指自出若語也至於執
 以為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駟之所經實
 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怪語奇聞異教荒忽誕
 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
 從禹貢以出予乃知眾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河之
 淪於海三江之當為一嘉陵江誤為西漢而漢中之
 漢本無二派濟水通溢為滎而濟之為濟實非潛行
 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入南歷世禹河漢河之別

貢道入河入海之誤以其言而質之禹貢若合符節
 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程公之於地
 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其奏
 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
 其拳拳不獨為夏世故書發語而已聖天子亦既知
 其志之不狹矣從而褒諭之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
 理無不該貫最為難明卿著論以要其歸為功甚大
 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郡博士陳君應行
 請以其著刻木郡庠布之學者而求予文為表予不
 容辭故為之書淳熙辛丑孟春既望承議郎提舉福

建路市舶彭椿年序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eft page.



程尚書禹貢論序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為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於素知所指而措之鑿無不宜也今具載之禹貢雖曰主為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為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采錄而紀之書豈直為行河者之地

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之輿圖地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繆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績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真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有國者之采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訾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輒無餘

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悟古說則盡屏訓傳獨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校暨其通之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脉絲絲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一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首不知止亦異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爾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寵褒之且宣諭臣曰禹

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為難明卿著論以
 據證之用功甚大嘉賞至於再三俾之來上臣恭稟
 睿訓豈敢以淺陋為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獻夫其
 淺聞而博考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竅
 啓之見以敷露於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
 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
 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
 見以此致之君上非臣之敢為若言也禹也書敘載
 其經啓功用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
臣倦倦所願效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
 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
 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為之圖以表著之
 苟蒙采擇庶幾便於省覽

淳熙四年六月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謹敘

禹貢後論序

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為治世之
 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未嘗得寧也汴渠
 規模不出于禹而轉輸之利愈于未有汴時臣以是
 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乎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
 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創笞杖徒流
 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
 也臣本為稽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
 汴二水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稽用
 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為禹貢後論比因奏對
 忝蒙 睿旨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為辭謹此錄進

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臣程大昌謹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程尚書經進禹貢圖總目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圖上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敘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敘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親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水經成臯濟瀆辨

今定流榮濟圖

敘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入河溢榮之地辨

水經榮澤辨

潯陽舊九江圖

敘說

鄭元小九江圖

敘說

今定九江圖

敘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班固三江圖

敘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三條荆山圖

敘說

圖下

古漾漢圖

敘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充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一
禹貢山川地理圖總目
六吉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派辨

葦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汜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禹貢論圖敘

禹貢論圖跋

程尚書經進禹貢圖總目

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總目錄

進表

論上

一 總敘

二 大河

三 大河

四 大河

五 大河

六 九河九江

七 九河

八 九河

通志堂

九	九河
十	逆河
十一	逆河
十二	碣石
十三	碣石
十四	碣石
十五	碣石逆河
十六	逆河碣石
十七	濟
十八	濟
十九	濟

二十	濟
二十一	荷
二十二	荷
二十三	荷
二十四	九江
二十五	九江
二十六	九江
二十七	九江
二十八	三江
二十九	三江
三十	三江沱潛

三十一 三條荆山
三十二 三條荆山

論下

三十三 漢

三十四 漢

三十五 漢沔

三十六 弱水

三十七 弱水

三十八 弱水

三十九 弱水

四十 黑水

四十一 黑水

四十二 黑水

四十三 正誕

四十四 地名

四十五 鳥鼠同穴

四十六 田賦

四十七 田賦

四十八 田賦

四十九 鯨

五十 夷夏

五十一 夷夏

五十二

禹貢後論序目

後論

一十八

河

二十一

河

三十六

河

四十五

汴

五十四

汴

六十三

汴

七十二

汴

八十一

汴

程尚書經進禹貢論目錄

程尚書禹貢山川地理圖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為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為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為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

略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啓他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

敢以淺學爲解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敘說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通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於隨事考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覩則散漫無宿臣故會爲總圖取其有確證者聚著其上合四海之大書之不盈尺紙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求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敘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為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為濟少北為漯二水雖分枝於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為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為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為漯川其意以為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若以漯為正禹河邪濟大於漯亦禹所疏又可增

數以為三渠矣况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為據然自此說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為禹河故此大任以下降水大陸皆無底麗蓋禹河既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世譌誤以為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禹河也於是雖有迹道縣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為據而絳水故瀆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既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丘東南以行則凡禹



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證也古迹關於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爾

大河經歷

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經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折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敘記甚明故可據之以考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鑿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北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撞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屬陝州硤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為三河水包貫以行如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遜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為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孟津

孟津屬洛州河陽縣武王師渡孟津即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本朝因之改為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閒為汭也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閒亦名渭汭正其義也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他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

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之地所為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臯山為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內黎陽山為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為當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非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䟽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為絕遠禹獨何為而特於此數數致言邪臣故於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爾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降水其援引譌誤元已自覺之遂改引屯氏河為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誤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失審究者經之敘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真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邪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劍而刻舟以記者正

四
同 一 誤 也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陸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為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畎大陸

而卒於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內脩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脩武者為當為否也河內遠在澶魏上方未為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確於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隋氏改趙之昭慶以

為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經語而卒無考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考古而折以理不敢創意以立已說固嘗姑以河內之大陸為正而用以證經且貴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安也如臣之愚則欲並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於翼曰大陸既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循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推而古事又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

則古河之在冀以及枯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
 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
 平遂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
 嘗深案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為論
 者蓋遵本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
 陳也自大陸以北為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
 河於是播裂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行而特為卑窪故
 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自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為人出私見邪則

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邪前日所指
 後人又移而之他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
 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
 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訛誤自見不待多辨

親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
 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
 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
 固明以滹沱為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
 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

可據者也臣案經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於導山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古今之論九河皆汎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勃海者以充其數而所謂九河又皆各為一流自入於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於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難考而碣石山趾頂皆石不應仆沒古今求之兗冀既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為九河逆河實證者故臣反之於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於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橫張揖所言以為

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沒於海而臣心以其說為然既又詳考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也平滄之隅丘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蓋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眎之為正南則從滄眎之為東北也九河播於兗州之北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於海甚明也臣於是知九河逆河同淪於海王橫張揖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為一見具有實證非空言也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臣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察察言之既圖列其地遂事為之辨貴於易見

濟伏流辨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為河受他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滿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本無他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因其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為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固知其自河北

溫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然猶變為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渟澄不流而其重源出於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許敬宗止以伏流為對其說益取重源以為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澤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誣邪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

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
 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閒而榮
 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
 自漢以後濟瀆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
 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為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
 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
 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
 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
 可以截河也本論詳具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為直
 流則禹命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
 蔽也

水經成臯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榮而始古榮瀆至漢則已不
 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已上命為成臯
 自敖山已下名為榮陽則成臯之地未有榮水明也今
 水經所敘未至榮陽則已有濟而榮陽反在濟源下流
 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各以受陽之方
 命之也秦名渭北為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北故得以
 咸陽命之水經敘濟又自榮陽北過則安得命榮陽也
 邪此皆世傳之失也

今定流榮濟圖

敘說

濟榮絕河南北以為逕道其比他水特異因此世之飾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榮澤尚可推尋顧其文厖亂卑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元文稍加刪潤列寘於前古迹既明經證乃見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敘載事實皆是水經臣但隱括令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榮陽澤北又東會於榮澤

京相璠曰榮澤在榮陽榮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榮澤者禹時濟溢為榮水所注射潴為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榮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為榮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

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榮澤中已有此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溢榮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為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脉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榮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榮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
 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
 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者也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
 矣王隱曰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
 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
 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
 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滎
 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邾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

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於滎水乃奏廣樂
 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
 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於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係長城東西流浪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

此已後臣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
 在温温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
 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
 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
 下已有濟派名為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



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水經滎澤辨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為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桑鄺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

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為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教倉東南可參證也教倉者古教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為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蓄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灌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滎地怒濤注射為此大澤故其幅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為澤之因也憑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

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邳城為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為大澤而釐城黃水之間其謂為邳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為滎波既潴者乎古迹患無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百世可知也

尋陽舊九江圖

敘說

臣案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在廬江屬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為九然漢尋陽之地在今為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山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三江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遽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

疏密不應如許相遠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所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創言他地且以尋陽為正

鄭元小九江圖

敘說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荆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閒九小谿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為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漾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之疑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今定九江圖

敘說

九江之不爲九臣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創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岷嶓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於震澤震澤者今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入於震澤至於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閒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自不曾與江水通則彭蠡

江何緣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北江無慮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有遷變而地形之連數州同為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子江水面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班固三江圖

敘說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毘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毘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

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為三江之二明矣今舍而他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為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壤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為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戾者多如此也桑欽所

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
德今廣過安吉縣歷長瀆湖今太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
 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於
 地書最為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譌安可不正又
 其敘岷江則主蘄春而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沔沔即
 經之漾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嘗以江附漢欽
 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帙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舍
 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他水為三江既已大
 失又浦陽江即今富陽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
 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毘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
 道曲折當否惟其棄外經文別求他水說雖甚工亦
 不可究用也經於導河嘗曰又北播為九河此正記
 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總之於充
 而曰九河既道其語正與導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
 之其撮會三江既入屬之揚境者乃導江導漾語中
 所謂中江北江與會匯而三者之總括也經取導河
 播九而入之充以為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
 導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棄經之中
 江北江不用而越求他水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九江在荊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於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爲之言其離本未遠也至於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於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於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錄故說益多而叛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實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爾案圖眎之自今茂

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而東至通泰入海經之謂東爲中江入於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於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於所謂鄱陽湖者此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於岷漢二江者即經之彭蠡也彭蠡之於二江南來北注而衝

波相入回旋蕩復故岷派謂匯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匯者是變特為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為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為會其書會者如涇之於渭伊瀍之於洛汶之於濟雖嘗皆以會言而匯之為義惟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并為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東匯澤為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匯之所從起也及其維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蠡澤特曰北會于匯則匯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水力既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槩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為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者大河天下一派而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於冀為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於冀為南則曰南河此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為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既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三條荆山圖

敘說

經之雍荆二州皆有荆山是二荆山矣而荆山未嘗
 三出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荆山在馮翊即
 雍之荆山也南條荆山在南郡即荊州之荆山也雖
 分南北條而其為目第附會雍荆所有之山以為兩
 荆爾至鄭元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荆之間從西
 傾以至陪尾謂為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條之
 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脉絡相貫雖江河不
 能絕故或逾或過川雖甚大亦不能間絕之也且昔
 人之為此論者不過如蒙恬地脉之說謂山有脉絡
 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太行常山之入海岷衡
 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

又推廣之其說於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既力論
 其不然矣今又即其事之相近者言之禹之導川逾
 河也諸家以為山脉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荆
 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
 山者地書以為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
 如淮南鴻烈之著於書賈逵之陳於策皆言龍門當
 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
 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躡擘其
 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近流本皆大華麓趾不誣
 也又下流而為底柱石包水中禹固因而濬行其間
 未嘗避越此地別為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荆山不



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
 脉絡也何獨至於荆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邪且
 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其文與荆山逾河
 之文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
 以論其理則易明也太岳汾之東也壺口其西也汾
 水之入河正自蒲北雷首乃遠在汾水之南百里而
 遙若使禹欲順荆山之脉逾河治之此汾水者穿割
 對荆之山凡三過而三絕之其於脉絡豈無害傷而
 禹亦聽之惡在其為順遂山脉邪不求順山脉則凡
 其他謂常碣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於
 經而禹何為記之以惑世也至於四列所始又因三
 條之目創增一列稽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
 條故又取導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為之言是又誤
 外增誤不足究也

古漾漢圖

敘說

經之漾漢即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水是其東流為
 漢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為廣漢又
 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嘗逕今之
 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
 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
 為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為東流與

經之東流為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為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為東漢班固溺於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出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水為名者皆出於已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考案其地皆隸古荆雍漢中亦為梁之北境而興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考驗而確知江陵一江古來不為漢水決無可疑其理則具本論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為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媯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為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證其旁而譌誤踈略自昭昭矣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辯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案東女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寧采之為黑水為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為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邪臣案水經葉榆水逕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縫革為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為國遂名為弱水國又別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案小勃律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節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閒吐蕃攻小勃律其王貽書張孝為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其曰唐之西門則以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為西行之始也吐蕃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夫四鎮者于闐其一也吐蕃自東南向于闐

必道其國則其地必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趨小勃律為深入者為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使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為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夸語有地里可攷非實語也况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故并與大勃律地也臣案樊綽蠻書蘭滄江源出大雪山娑川自西北斜來注於南海正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悉在麓泠而同為一地其謂雪山即吐番天竺相隣之雪山而娑川者即娑夷河而譌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為西流之弱水也

今定弱水圖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迄於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為稱諸家顧獨於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古雍之在後世河西者甘肅閒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為西向尚云可以藉口而桑賈班三家凡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閒已不足

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臣原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於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槩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臣敢主其說以為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為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

張掖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為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考地理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跡而東岡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為河州則為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為長安南山漢之史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為水之大者莫大於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於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今甘沙二州之

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頃因進講黑水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敢再以詳言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右本漢志西南夷諸水參以水經列為此圖葉榆之為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者蓋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樊綽蘭蒼江源正相發明則綽之謂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壘部落者其語非鑿空證說也綽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莎夷河之不為弱水亦益明也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右此圖據桑欽酈道元敘載水道所逕郡縣以為源流其一條謂漢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即古滇池而後世西洱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為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書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即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當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爾然孔氏在唐乃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

三万八
既久或移之他地遥設而望祀也邪至其祠之所設
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闕長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
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樊綽黑水圖

敘說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
載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洱河與蘭
蒼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
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
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
水者綽指其水正爲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

山也臣案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
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南海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
地實爲太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
書所載旣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
勃律娑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厭其博皆有
補也後世西洱河即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
榆西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
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其蘭蒼
江西派之合西洱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番中
大雪山下娑川者即臣前於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
律水之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即吐番西

境而莎川者即娑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揆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為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詳論之

今定黑水圖

敘說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案方稽古辨其不然非臣敢於枉撫前載也既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辯已多今撮其要惟其即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何以入交阯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為黑水而惟葉榆西洱

河足以當之且有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為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西南夷地言槩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洱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為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况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事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為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於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為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於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為一語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他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著之圖則可見矣州惟冀為帝都於後世為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為向必先主冀而後他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雍梁荆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途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邈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顯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漢陽邈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於荆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劔之北金洋興元之南取逕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潛者凡漢水支流皆

可名潛隨其逕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
自今日利閭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卻為
夷徑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
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為便而非
舍劔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襄而展
轉達斜以入於渭其逕道當然也襄今不名為沔然
漢上為沔此襄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應雍之貢入
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
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
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于河者同
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
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
也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河行乎兗而合兗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遠河者故隨
其便於濟漯則使浮之以達於河故兗貢曰浮于濟
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
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
自可逕不待復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
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於徐貢既越濟不書
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

濟其例既異他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荷水者自定陶今會州興仁府及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荷水荷河古字應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荷以達也夫惟有荷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闕絕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冀州夾右碣石圖

敘說

冀為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他州貢入皆以河為

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滹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既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沂河當其面河求沂之初必且南向西轉故附挾河口碣石以為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為特異於他州者也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河汴首末惟桑鄆水經有之而有難曉解者其目

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旣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脉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臯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漕渠陰溝葭蕩浚儀之爲渠梁魯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邳沙蓄獲睢渙過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昔爲禹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於易見其應引事爲證而寘之文字則爲厯冗者今書於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溢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有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敘濟未及滎方在成臯已遽列書濟派於前此旣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定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未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趨大梁者乃當爲汴而汴濟始有分際也然成臯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便漕苟非秦創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

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為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
 讀如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葭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
 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即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
 鑿滎為渠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
 得會於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
 以分境焉者也既至陳留今東蔡河正派之外支脉散
 布遽為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為浚儀渠稍東
 為汧汧又東行至蒙為獲獲至彭城北遂入於泗此
 從大梁亦東之北而數之為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
 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派者為
 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

入泗北分蔡於陳留而從此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
 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為渙水渙亦自陳留雍丘南來
 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於淮是為分蔡於陳留而從
 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為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
 望而別派自為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大康分
 派以入鹿邑則為過過至義城入淮此又有一派而
 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地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
 至壽春東入於淮今世之謂潁河者是也當蔡之入
 潁也即班固之謂葭蕩渠受沛於滎陽至陳入潁者
 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為正則惟蔡河自中牟分陽武
 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為葭蕩渠與戰國楚漢



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於蔡而他出爲汜爲睢爲
渙爲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葺蕩亦不爲
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涉陰溝也於陰溝
曰望溝旣開葺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汜
曰故汜兼丹水之稱也其他書雜指支流以爲汴鴻
溝者又多也以其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互亦不足怪
臣獨有疑者汜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
東漢以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
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愜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他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
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總其源則必水派特大
可以翕受其來而掩蓋之也若彼大此小乃能立名
而使他流受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涖
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蔡分派者其在睢渙過汜
中特一支爾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涕之東凡水流
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京邪况東漢之世又兼濟派
而該之也歟前世名人著爲地書者甚多無有辨者
臣惟天下山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患人不求爾
臣嘗求之而類有所見然疑其創出臣意不敢著之
於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葺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隋
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

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葭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闕
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隋人未引板渚達淮以前
班固雖云渠受沛水而自礫索來注故渠巴西且有
空渠河水高昂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索自濟
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以
為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滎陽之南
在漢志為卞水為馬池卞水馬池同注礫溪故礫溪
得而受之以灌高印之渠也為此之故遂有推究其
自而主本卞水以為之名傳習既久遂加水為汴而
汴之名遂至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前謂居上
游而臨下流之意也其增卞為汴正如許叔重之書

弱水而加水其傍字遂為溺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
而吾遂為浯正其義也至道中太宗嘗問張洎汴渠
首末洎謂汴本為汧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為汴
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為汧然古字不如
後世拘窒滎波之或為滎播沈水名州而遂為充其
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泂沛三體通書豈有惡齊易
弟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為汧亦為汴而東漢一史
皆書為汴則汴之通汧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
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漕
渠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
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邲實音汴當為汴水徧閱字

書邲之讀皆與駮同無有音之以汴者也況又杜預
 釋邲為地本不為水其可彊同之乎其他誤者甚多
 如指東西廣武枯澗以為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
 流元不注澗其得為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
 郡是謂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
 待始皇乃有也又況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
 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引之以灌其城非始
 皇創為此渠也洎之誤如此臣非敢挾摘其失姑舉
 其誤以見汴之為汴汴之為汴洎本為酈道元所誤
 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
 然汴汴古同品其名稱之起於下水臣言似有源流
 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詳示不敢隱
 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已上而皆受河為流而又并行狹地雖
 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既數則
 有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
 乎滎陽陽武之間据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
 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隧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
 雖地經亦不得載故水經桑鄜二子亦自數言難考
 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為經而參以事
 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著也水

經之立目者凡四曰濟者本經之溢榮而南者以為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葭蕩渠而直以渠言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為受渠而為獲入泗者也若夫隋世汴渠出河而貫梁宋以入於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於水經之後也此其凡也又如別名之出為鴻溝為蔡為渦為浚儀渠為魯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敘源雖誤而銓次最在眾流之先於是其迹道所布亦自成臯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於東出於沙城又北至於陽武與葭蕩渠稍會而遂遽分其南派實為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為濟也

此水經敘濟之源委大致可考者如此也水經之於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圃田澤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葭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為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為大臣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歸宿也

陰溝之名前史罕見今其瀆隧自陽武別分二枝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丘而合於官渡此據其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枝者桑欽以為受渠於葭蕩酈道元以為受河於卷縣二說不同而臣以為

受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邪其東流及乎陽武當與濟汴兩派皆合爲一也旣三水爲一此之陰溝自此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之爲陰溝邪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丘合於汴其於事理地望皆無乖迕臣故以欽爲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返睢渙過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案圖得之不誤於辨

荇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荇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臣案水經河流至於滎陽之北乃曰荇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

陽邑境之內亦莫能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臯以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遜欲建大河水門以洩河怒而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爾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谿口水門是也礫溪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旣與水經契應矣礫谿之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北至礫谿南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旣斷漕

渠所承惟此水為始者指礫溪索水言之也故知礫
溪注濟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眾
說以言也賈遜之言曰水門但用本土者建寧之前
水門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而辨水
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為此渠有水之始則臣謂汴名因
汴而得非臆說也

隋汴首末

世言隋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槩言之者也
古汴凡葭蕩渠皆得據以為稱不可汎推惟水經正
名以為汧派者在大梁城北亦在城南其渠本在城北也已而東行以入
於徐經泗者古汧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暨至大

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既貫大梁
遂南逕宋宿泗以入於淮而古汧之在徐者遂廢此
其更易之因也隋汴受河在板城渚口之東水經古
來自有分水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創為也隋史記文
帝嘗令梁睿增築漢石堰過河入汴既增築漢之石
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
下為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
上則為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當在滎陽西北是
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為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
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時人亦
目為金堤計其地似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隋史

記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為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隋之汴口所因於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邪然建寧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究也又李吉甫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里而汴口乃去汜水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敘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隋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垠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為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東水入渠不至散漫於東流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為汴口也蓋隋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本朝皆仍隋故本朝河陰已屬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宋武開汲入渭取長安圖

敘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軍也泗水既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於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隋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

但言海道也及其既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之自徐州緣汭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於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汭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汭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大梁以上有官渡可浮直至滎陽垂欲入河古漕渠堙廢又於敖山之北創鑿以通漕運已而岸摧渠塞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始皆湍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為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汭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故後往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遡梁鄭滎陽而

為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汭未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為蒙衝自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亦舟師一竒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周超之之役其為舟師竒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敘載以便考證

程尚書禹貢山川地理圖

後學成德校訂

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啓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握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

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勒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直學林冠英陳謹

學錄王伯修石起山

學正林元鎮

校勘掌膳王冲遠

